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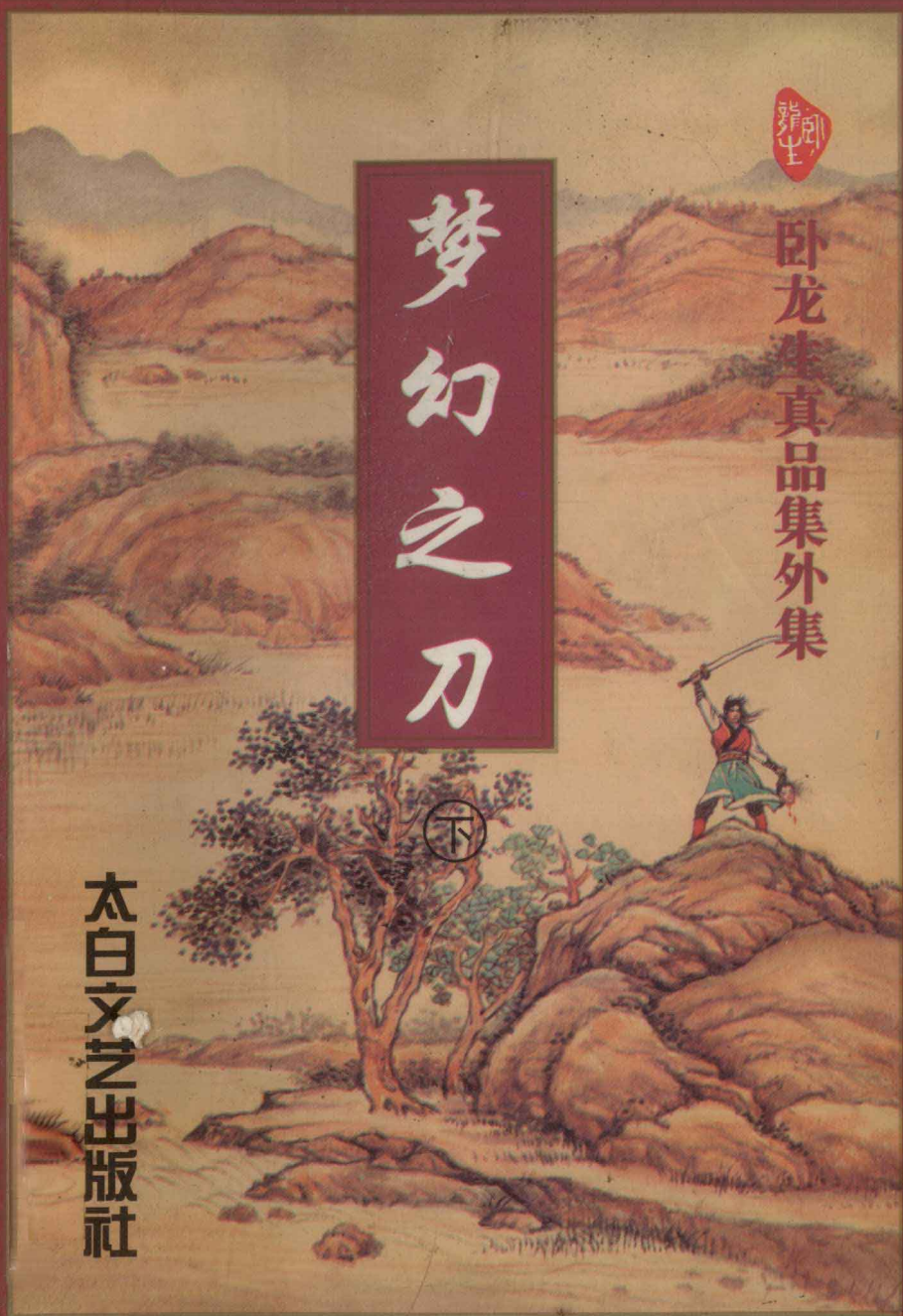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建真品集外集

梦幻之刀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卧龙生真品集外集



梦幻之刀

下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梦幻之刀

【台湾】卧龙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18.25印张 4插页 458千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0册

ISBN 7—80605—625—4/I·547

(上、下)定价：30.00元

陕版出图字：25—1998—015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3000)

目 录

第 五 回	梦幻之刀.....	(279)
第 六 回	疑云重重.....	(347)
第 七 回	谁是真凶.....	(422)
第 八 回	水落石出.....	(497)

第五回 梦幻之刀

这个黑衣人的口气太大了，大到连四大捕头也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和威胁。心有所惧，就自然想到了联手拒敌的事，四大捕头可以硬着头皮战死，却不能躲避敌势，一走了之。

一盏热茶的工夫过去了，但那黑衣人仍然稳稳地悬空站着。好像有一根目力难见的绳子吊着他。

一个人武功再高，也不可能不藉任何物力的帮助，悬空而立。而且，还能说话，手足亦可行动，历时甚久。

只此一桩，四大捕头都感觉到对方技艺，高过四人很多。这等悬空而立的技巧，如非是一种特殊的气功，练成此技，那就更为可怖了。

杜望月最先出手，迎面一剑刺向前胸，谈不上奇幻变化，但却深得一个快字。

悬立在空中的黑衣人，身如杨花飞絮，在空中飘荡起来，随着剑势游动。

杜望月加刺了十余剑，竟然无一剑刺中黑衣人，心中震撼极了。

事实上，吴铁峰、于承志、岑啸虎全都看见了。

原来夜暗如墨，四大捕头目力虽强，也看的不甚清楚。但杜望月剑如流星，快速刺点，就借那剑上的微弱光芒，看清了这场搏击。杜望月剑如闪转的星光，黑衣人却似剑上蜚螭，人随剑飘，毫发无伤。

突然间，火光闪动，幽暗的夜色中，亮起一支火把。

黑衣人飘浮的身子，也同时落着实地，铮铮两声金铁交鸣，黑衣人手中多了一把剑，杜望月也被这两剑震退了五六尺远。

火把耀照下亮如白昼，四周景物已清晰可见。

四大捕头目光一掠四下的形势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不知何时，十余位黑衣剑手，已把二堂外面全围了起来。

在火把亮起的同时，他们手中的宝剑，也出鞘待敌。

王大人、石琪、张麟和四大捕头，全都陷入了这批剑手的包围之中。

那黑衣人哈哈一笑，扯去了掩遮在脸上一片黑布，露了五绺白色长髯，在夜风中飘动，道：“诸位一直想见老夫的真正面目，现在，老夫完全以真面目和诸位见面，如有识我之人，当已知老夫是谁了？”

四大捕头个个凝神静思，一时之间，意然无人出声。

显然是，四个人都无法认得出他的身分。

白髯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我们之间差距了，我对你们，了如指掌，尤其是这段时日中，你们的举动，大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。原认为程小蝶赶来扬州，会合你们四大捕头，应该有些作为，所以，我一直等待，现在看来，程小蝶的忽隐忽现，只是故作神秘，作为不过了了。所以，我们也不想再等她了，评估整个事件的结果，我们决定按照自己计划行动了。”

“你们的计划是……”吴铁峰道：“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，悉凭尊便……”

“用不着再用激将法，”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会说，而且说的很清楚，就凭你无法认定老夫身分一项而言，你们都是一群蠢才，不足为敌。过去，老夫有些高估你们了，所以，我们决定，早一些结束这场游戏……”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三更时分，天亮之前，这里将会发生一场巨变，扬州知府王少卿今夜必死，由你中、西、南、北，四位大捕头为他殉葬，这份荣耀，也不是常人能得，王

少卿也是死而无憾了……”

“谁说我死而无憾，”在重重护卫之下，穿着衙役装的王少卿，突然开了口，道：“我遗憾的很啊！我不知道你是谁？只知是个白髯如云的老凶手，也不知你们受何人之命来杀我，但我知道，绝非出于你们的本意。我死的如此混淆不清，不明不白，岂不是一大憾事？”

“那不能怪到老夫的头上，”白髯老人道：“冰冻三尺，岂是一日之寒？你连谁要取你性命，都懵无所知，说你是一位能吏，未免有些讽刺了。第二个要怪的是刑部总捕头和眼下的四位大捕头，他们号称办案能手，却查不出任何线索，我对他们的无能非常失望，所以，不愿再和他们玩下去了。今夜，就要结束这个游戏，你王知府，和四大捕头，也都将在今夜中步入死亡。天亮之后，是另一个新的开拓，扬州知府有新人取代，四大捕头也将成明白黄花，四个名人不在，留下青冢向黄昏了。”

杜望月没有开口，适才，对了两剑，已使杜望月有着完全的失败感觉，也无法在口舌上逞强了，动手三五回合，对方就有取他生命的能力。

吴铁峰也有着哑口无言的感觉，合四大捕头之力，认不出对方身分。同时，也看出了杜望月被那两剑交接，震伤了内腑，这一阵调息，是否已恢复了再战的能力，还无法肯定。他不知如何开口，说些什么？

四周包围的黑衣剑手，已亮出了长剑，只看那包围形势，已知是全面的袭杀，一发动，场中所有的人，都将面对剑手的攻袭。如何一种布署，能在拒当敌人全面攻势中，又保护了王大人的安全，是目下四大捕头心中量紧要的事情。

“四位大捕头既已认明了目下情势，当知反抗无益，”白髯老人道：“四位如分头逃命，也许还有一位能保住性命……哈哈，老夫之言……”

“住口，四大捕头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，阁下看人当真是有眼无珠了。”惜玉扶着小文缓步由二堂中行了出来。

白髯老人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惜玉的脸上，身躯微微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冷面神医谭执中的遗女，谭玉风，今名惜玉。”

“惜玉，是……”

“我的艺名，也是文阁的酒女……”

“这与老夫何关？老夫又是谁？”

“四凤楼主，”惜玉接道：“也是先父的大师兄，不老书生呼延远是神医中一代医学天才、高手，也是先父最敬服的人……”

白髯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胡说八道啊！你在随口编故事了。”

“本来，我也不能肯定，老实说，当年我还年纪小，儿时记忆辨依稀，但你见到我时，身躯微微震动一下。”惜玉道：“想是还有儿时的印象，也启发了我的记忆能力，本来模糊的记忆，也陡然清晰起来，你墨发、雪髯，却是本来面目，是神医门中分老术，必须藉药力的帮助，才能把老迈分开移置，大师伯，侄女可是说错了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爹还告诉你神医门中多少不传之秘？”

“我爹知道的，我都知道，当然不如大师伯那么技艺精湛。”惜玉道：“现在，侄女有一件事，要当面请教，以大师伯威望、身分，定然不谎言欺瞒侄女了？”

呼延远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

当然，这句话，也承认了他化身四凤楼主的身分。

“先父是怎么死的，是不是被大师伯捉去合药了？”惜玉道：“还望大师伯给侄女一个答复。”

呼延远笑一笑，道：“你爹可是把合药神术也传给你了？”

“大师伯的看法呢？……”

“那是神医门的绝对机密，你爹竟传授此术给你。”呼延远道：

“老夫拿他合药，心中还有一份愧疚，但现在想来，老夫是心安理得了。”

“我爹没有传给我以人合药之术，”惜玉道：“大师伯冤枉了我爹……”

呼延远接道：“你聪明伶俐，是承继我衣钵的人选，但你知道的太多了，非死不可。丫头，神医门，不但是医术如神，剑术也是武林一绝，这套剑法，不是神医门流传下来的，而是大师伯花了数十年工夫，集天下剑术之大成，创出的奇技……”

自现身就未开口的小文，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拾人牙慧，就谈不上奇技了……”

“温故知新，老夫把剑术中最恶毒、最凌厉的剑招组合起来，创出十三招杀人剑法，叫作必杀十三剑，”呼延远道：“没有人能逃过这十三招剑法的追杀……”

“应该叫杂碎十三剑，”小文道：“全是偷人家的东西，姑娘今夜让你们开开眼界，见识一下剑法之最。”

口中说话，人也缓步向前移动，行出了一丈多远，才停下脚步，剑也出了鞘，斜指右上方，和一般剑法，大不相同。

四大捕头都是达人，争千秋，不争一时，立时向小文身后集中，缩小了对敌的正面，对王少卿的保护，也就更为严密了。

呼延远扫了一眼布守在四周的黑衣剑手，都已横剑而立，就等着命令出手了。估算形势，虽已稍有变化，但大体而言，仍在他布局的控制范围之内，而且辰光还早，也不急于出手，两道目光，转注到小文的身上，很仔细地看将起来。

小文很沉着，摆出应变的姿态后，就任凭对方打量了。

她明白，争取一些时间，对四大捕头很有利，让他们调整一个新的迎敌阵势。小文也在这临阵的时刻，思索如何拒挡四面八方一齐卷袭过来的攻势，剑法的扩张极限，能拒守多大一个正面，快速的杀敌手法，需多少时间才能把敌人攻击力量消除。

呼延远看了又看，在火把的照射之下，把小文姑娘看的十分清楚了。

他是医学大家，观察的能力，非常人能及，只可惜双方的距离远了一些，又不能闻、问、切，只能以一个望字取决，但仍然被他看出了一点门道。

小文习的是一种极高的内功，在和人动手时，内家元气，亦在运转不息，可久战不疲，如想用一阵强猛的连环攻势，迫使她气力尽绝，将会大失所望。

除此之外，再也瞧不出小文姑娘有什么特殊之处，白白的皮肤，秀丽的轮廓，弯月眉儿，杨柳腰，是个惹人爱怜的小姑娘，手中的宝剑，似为特制，比一般的宝剑稍稍短了两寸。

呼延远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久闻程小蝶身侧有两个美丽的女婢，你姑娘想是其中之一了。”

“大师伯，你失言了，”惜玉道：“她们是比县长还要大两级的刑捕司带刀捕快，不是婢女、丫头。”

惜玉姑娘好修养，面对着追觅多年的杀父仇人，仍然能保持镇静。

这时，又亮起了一支火把。

紧接着火光闪动，一连亮起了十几支火把。

这二堂四周，驻守了数十名衙役、捕快，但杜望月让他们守候待命，不准卷入二堂的防守埋伏之中。

这些衙役、捕快，也明白这次是第一流的高手对决，本人技艺不入流，加入进来只是白送性命，与事无补，而且，还会妨碍到四大捕头的行动。

大雷雨后一阵惊扰，这些人全惊醒了，隐伏暗影四周，默察变化。

这些人不能参与决战，但燃灯、点亮、插火把，却是内行的很。片刻之间，十几支大火把，遍布在二堂侧门外面的院落中，火

光熊熊，把二堂侧门外一大片空地，照的一片通明。

火把插在地上，也有些绑在树上，人却隐入暗影中不见了。

四凤楼大呼延远突然放声一阵大笑，道：“本是暗夜袭杀，现在，却变成明火执仗的拚战了，事情的转变，竟是如此的难以预料？”

“大师伯深得神医门的真传，医术、武功，都已入化境，名成利就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”惜玉道：“为什么还要甘作杀手，计价取命，赚取这些血腥钱呢？”

“好可爱的丫头，分析事物，亦能言之成理，只可惜你和大师伯没有缘份。”抬头看看天色，语声突然一变，道：“时辰已到，你们这些人，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给我杀！”

小文早已暗中数计，分布在四周的黑衣剑手，一共是十一个。为什么动员了十一个围杀剑手，小文没有细想，战场上情势多变，小文也无暇去想，想的是什么样一招剑法，才能把攻击的敌人拦多一些。

四大捕头也都全神凝注，准备迎战强敌。不过，他们的重点，是两翼侧面，小文武功再好，也无法一剑封住三面敌势，两翼就成了最大的漏洞了。

惜玉算是第一次正式地准备和人动手，就遇上了如此重大的场面，心中既紧张、又兴奋，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心中没有去想胜败的事，想的是如何在这一战中，尽出八宝，克敌致胜。

她站在小文的左侧，相距五尺，只见她双手紧握，却不知道她手中抓的什么东西。

神医门的诡奇医术，冷面神医谭执中在江湖上的威望，再加上今夜的镇静表现，一下子把惜玉姑娘，也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。

王知府只感觉一种紧张的气氛，在空气中散播，人也不自觉地紧张起来。

火把的耀照下，突然闪起了连串飞虹，黑衣杀手展开了袭杀

的行动，十一道闪动的剑光，分向王少卿和四大捕头飞射而来。

小文飞身而起，迎了上去。手中宝剑画出一道光焰，有如流星，一剑拦住了七个黑衣剑手，剑上的光焰，拖出了一丈多长。

但仍有四个人避开小文的拦截，分由两侧，摸向王少卿。

四大捕头也分成两路，迎向四个剑手。

火把耀照下，只见到四大捕头和四个剑手在空中撞在了一起，也看到兵刃闪动的冷芒相互撞击，耳际间也听到金铁撞击的声音。

但看得稍为清楚一些，是两个守在王少卿身侧的武当剑客，石琪、张麟。

他们看到双方手中的兵刃，在空中交接了数次，突然分开落着了实地。

看的只是稍为清楚一些，并不是很清楚，直到双方落着实地，两人才看出四大捕头受了伤。

看不到伤在何处，但四大捕头的身上，都有鲜血不停地滴下来。

不停地流出鲜血，那说明四大捕头都伤的不轻。

但四人全不顾伤势的恶化，无人包扎止血，手中横着兵刃，一副坚冷如铁的神色。

惜玉的眼中流出泪水，夫郎血洒战场，岂能无动于衷，但她不敢为杜望月包扎伤势，甚至不敢惊扰于他。她精于医术，也明白四大捕头凝聚全身功力不散，是准备迎接四个剑手再度攻击。

如若此刻惊扰到他们，他们恐无再一次凝聚功力的体能了。

谁敢在这存亡关键的时刻，冒此大险，惜玉也不敢。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小文身上了。

事实上，小文正在和七大剑手，展开搏命的杀戮，小文剑如鬼魅的化身，由绝不可能出剑的角度，攻出伤敌。

但必杀十三剑，确也是剑法中毒学奇招，小文已杀死四个黑衣剑手，但她也身中四剑，鲜血披洒，似已影响到她出剑速度和

变化，但她仍在和三个黑衣剑手鏖战。

这等剑快如闪电，鲜血淋漓的杀法，看得人直冒冷汗了。

王大人看的目不转睛，但身上冒出的冷汗，却已湿透了衣裤。

事实上，他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寒芒入肉，冷刃断骨，他看不清楚，只见到一个结果，但那已经使他手足冰冷，心跳加速。

忽然，一柄长剑，刺入了小文的左肩，剑尖由前肩胛，直透后肩，鲜血随着透穿的剑尖，镖射出老远。

但小文的一剑横切，斩下了三颗人头，人头被激射的鲜血冲飞起七八尺高，飞落在丈余开外。

好凌厉的一剑，好悲惨的屠戮。

但小文两道冷厉的目光，却转注到呼延远的身上，柳腰一挺，人剑欲飞。

四凤楼主突然大喝一声：“剑海浴魂。”转身疾奔而去。

四个黑衣剑手，紧随身后，去如飞鸟，一瞬间，消失于夜空之中。敢情他认出了这套杀戮恐怖的剑法。

四大捕头，突然吁一口气，跌坐在地上。

石琪、张麟，和隐在暗影中的衙役，全都跑了出来，扶起四大捕头，替他们裹伤包扎。

四大捕头，都有两处剑伤，但却非要害，只是受伤后，没有包扎，失血很多，真气已散，都有些萎靡不振了。

王大人也跑了过来，今夜之战，全是高手对决，衙役捕快，无一人受到伤害，这些人故然心存感激，王大人也是感动莫名。四大捕头，不但武功高强，机智过人，而且都有着一颗舍己为人的心，对他王大人的保护，更是不惜以身相殉。

杜望月一睁眼，就发觉了身上带剑、鲜血淋漓的小文站在面前，两道带着凶光的眼睛，盯注在王大人身上，似乎又已失去理性……。

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刻，强敌退去，却面临了另一个更大危险，

如是王大人受到伤害，这一切的努力，都显得毫无意义了。

小文的伤势处处，血透衣衫，身上还扎着一把剑，看上去，可怕极了。

但更可怕的是她两道凶狠的目光，竟然使人退避三舍，无人敢近她之身，替她包扎裹伤。

惜玉悄然行了过来，闪在小文身后五尺处，那是可以避开小文挥剑一击的距离，停身处，已避开了小文的视线。

王少卿也发觉了，小文目光中透出恨意，不禁心神震颤，他看到了小文出剑的快速，只要她杀机一动，立刻将脑袋搬家。

幸好，惜玉出手了，屈指一弹，一点白烟，袭向小文。

那是一种强烈的迷魂药物，小文闻到一股异香，立刻向地上倒去。

惜玉行动如风，一把抓住了小文的身躯，顺势拔出她穿在肩胛上的长剑，投置于地。

四个衙役跑过来，一齐动手，替小文姑娘包扎伤势，但却被惜玉拦住了，道：“你们抬一张软榻来，一块木板也行，打两盆热水，她伤处太多，伤的也重，让我替她敷药裹伤。”

把小文抬入了卧室，惜玉才仔细地替她敷药和包扎伤势。

王大人静静地站在木榻前面，直待惜玉料理好小文伤势，才低声说道：“谭姑娘，小文姑娘不会残废吧？”

惜玉流下泪来，道：“她如不急于求功，不会受这么多伤，可是为了救我们，才冒险躁进，忍残身躯之苦，只求速杀敌人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王大人也流下泪水，道：“小文姑娘残废了？你要想办法救她呀！这么勇武的小姑娘，如何能让她残废，我们要救她，你说，要什么样的药物？……”

惜玉拭去脸上泪水，接道：“大人诚心，可感天地，我会全力医治她，小文姐在大人的诚意 祈祷下，或可保住身躯不死……”

“对对对，我要诚心祈祷，拜佛求神都行。”王少卿道：“只要能保佑小文姑娘无事，下官，我可以斋戒三月，不动荤腥。”

惜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人，你是不是很喜欢我的小文姐姐了？”

“是！”王少卿道：“下次见到程总捕头时，下官要求她一件事情。”

惜玉吃了一惊，忖道：糟啦！要求小文姐姐作小，岂不是要总捕头为难么？心中蹦蹦跳，口中说道：“求什么呀！”

“求她允准把小文姑娘认我膝下，作为义女，下官就可以好好照顾她了。”

惜玉吁一口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们出去吧！让她好好地休息，最好能派个丫头来这里照顾她。”

“下官这就去办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惜玉奔入庭院中，四大捕头，都已包好伤势，正在盘坐调息。

火把已大部熄去，但数十个衙役、捕快，都自动地散布在四周警戒。

扬州府连番遭受袭击，显然，王知府并未张扬，但消息仍然传扬出去。

水师提督马长山，亲来慰问，提议派遣三百名精锐骁刀手，驻扎扬州府，以保安全。但王少卿却婉拒好意，而且悄然地告诉马长山，要以身作饵，诱使凶手出现。

马长山有点感动，竟然自动松口，缉凶限期，可以展延，也对王知府风骨、气度，暗为心折。

铁翎也匆匆赶回了府衙，带来了金百年的关心，也带来了金百年的具体的支援。铁翎带了快刀王剪、铁拳严方，而且，另由贾英统率的一批精锐人手，随时待命，只要一见到信号，立时赶来支援。

虽然府衙遇袭的事，已传扬开去，但详细的情形，却是很少

人知晓，铁翎会见过四大捕头，才发觉事态严重到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。

但杜望月坚持保密，不让铁翎把真象宣扬出去，连王剪、严方也要守密。因为，这两个人知道了内情，立刻会透露给贾英知晓。

铁翎也是老江湖了，立刻领悟到，贾英身份诡秘，还是个可疑的人物。

去探视重伤卧床的王坚和何大光之后，了解了更多的详情，也意识到杀手集团之强，不但扬州府的实力难望项背，就算加上四大捕头，也难扼住对方的气焰。两人也同时向铁翎提出辞战要求，铁翎沉吟了一阵，当面允准。

从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看，王、何二人就算并未受伤，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血战中，已实在派不上太大的用场，就说铁翎自己也心知从武功上本说，远远不是那些高级杀手的敌手。

现在，只能将希望放在刑部总捕头程小蝶身上了，如果她能设法尽快查出杀手集团的主谋，并尽起刑部总捕司及中、西、南、东四大分司所辖精锐力量，或可与杀手集团决一雄雌。

但总捕头程小蝶自两天前与小雅一起易容离开府衙后，一直到今天还未返回，也不知是发现了杀手集团主谋之人的线索，就此追查下去了，还是遇上了险情，被困难以脱身，甚至已经以身殉职了。

无论如何，两天多时间没有半点消息传回，总是不太正常的情况。

铁翎本想亲自到城中四处打探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出总捕头可能留下的信号，但一来他对总捕头与四大捕头之间的联系方法并不清楚，二来又心系府衙的防卫，脱不开身。

四大捕头受伤，小文重伤，府衙内的防卫力量实在已很单薄，虽说金府派来了铁拳严方，快刀王剪二人，加上府中原有的武当

弟子石琪、张麟，铁翎还是很放不下心。

“这些杀手实在太可恶、太凶残，也太可恨了！王大人这样一个好官，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呢！”铁翎想不通。他只感觉到要保护王大人，并且不能让扬州这座繁华名城毁于这些凶徒之手，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了。

他铁翎根本扛不起来。

能扛起这副担子的，现在看起来只有程小蝶。

可程小蝶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

程小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处，不过她相信，很快她就会弄清楚了。

这是一间不算大的房间，很清静，布置的也很雅致，一张紫檀木的圆桌摆在房间正中，桌边有四把雕工精细的紫檀木椅，靠西摆着一张雕花大床，碧罗纱帐轻垂平拖。

程小蝶坐在床边，看着兀自在床上昏睡不醒的小雅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伸出一双白玉般垂直的小手，握住小雅的左右腕脉，全力运动，一股强劲的内气直透小雅的体内。

小雅慢慢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看着程小蝶，忽然一挺身坐了起来，道：“小姐，咱们这是在哪儿？是在府衙里吗？小姐什么时候带我回来的？那个蒙面人呢？是被小姐杀了吗？”

程小蝶笑了笑，有些无奈地道：“小雅，你的老毛病总也改不了，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，让我怎么回答？”

小雅也觉得好笑了，吐了吐舌头，道：“是小雅不对，小姐，你先告诉我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”

程小蝶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小雅呆住了，怔怔地看着程小蝶，吃吃地道：“小姐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程小蝶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发生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